

五坊八巷

管柏华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五坊八巷

管柏华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

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:350001)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12.125 印张 2 插页 29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

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3500

ISBN 7 - 80534 - 936 - 3

1·831 定价:17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内 容 简 介

清朝末年，滨海茂源木行小伙计鲍得旺平素乐于助人，意外地在筱竹林发掘出巨金，从此致富发家。抗战以后，鲍家家道中落。90年代，鲍得旺孙子鲍晓籁应邀投资改造士林蕃集地五坊八巷。

千百年来，无数的才郎美女在五坊八巷演出了许多凄美动人、夺人心魄的爱情故事。“三友”是人中翘楚，章建华张坚卫步入仕途，吕肇星与鸡鸣狗盗之徒狼狈为奸、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成为富商。文革中，黎柏棠蒙冤，章建华与黎女，具有异国血统的黎映真相濡以沫，山盟海誓。拨乱反正之后，黎映真与章建华重逢，但物是人非，黎父坠崖，黎母忧郁而死，黎映真决定出国留学经商。临行前又竭力促成章建华同暗恋他的大学同窗罗慧结合，然而春风有意草木无心。章建华以其杰出才能，被破格提升为滨海市委书记，张坚卫用花言巧语攀上原市委书记女儿李娜，结婚后两人形同冰炭。张坚卫与舞女金燕偷情姘居，又四处寻花问柳。在经营房地产和拆迁事业中，大肆贪赃进行权钱交易，吕肇星伙同张坚卫里应外合，不惜充当替身，并且朝秦暮楚每日过着假红倚翠，锦衾香温的糜烂生活。大量检举信件飞到章建华办公桌上，章建华欲将张坚卫绳之以法，张坚卫指使吕肇星等人密告章建华六大罪状受贿金剪刀等，惊动中调组下来调查，结果真金不怕火炼，张坚卫只好走为上计、案情一时扑朔迷离。

青春少女罗慧出生侨界名门望族，对章建华仍然恋深情笃。90年代，黎映真已是华人女富豪，对家乡腾飞怦然心动，加上眷恋着章建华，终于携亿万巨资秘赴滨海，一时间太平洋西岸古都腾龙飞凤形成美东、华山、新亚三强鼎足之势。

神秘的五坊八巷鲍氏宗祠“狐狸猫藏宝说”传说的沸沸扬扬，日本人国民党要员苦寻不获，香港大亨鲍晓籁按图索骥取出藏宝捐献国家。

张坚卫终于被绳之以法，吕肇星偷逃出国。

新滨海的标志性建筑镇海楼气势恢宏雄镇闽海之滨。落成典礼上，翩翩飞来一架直升飞机。苦恋的一对情人终成眷属。

本书故事构思绵密，文字清丽，亦庄亦谐，思想深刻，其怀旧笔触和对现代都市众生相的激扬针砭，及跌宕起伏的曲折情节都极具感染力，是一部出色的反腐败力作。

▼

楔 子

“镇海楼倒了!”城内的人惴惴不安地传说着，似乎都有一种预感。

镇海楼矗立于越王山顶，高大雄伟，俯瞰着滨海全城，是滨海城标志性建筑。城楼始建于明朝洪武七年，以后每到改朝换代前夕，都要坍塌，所以屡废屡建。然而这一次的坍塌却是在徐蚌会战正酣之时，并且还出现一件奇事：城楼是连基础一起坍塌的。基座里的一方玄武青石残碑上镌刻着一段文字，街谈巷议说是出自晋朝郭朴，所以观者如蚁，比九月九登高还要拥挤。上面刻的是：“泰康之载，迁卜瓠基。四色牢城，层峦三径。洪沔南流，瑞龙西应。其主螺女，对现花峰。千载不杂，世代兴隆。诸邦万古，繁盛仁风。其城形状、如龙如凤，势气盘拿，遇兵不饥，遇荒不掠，逢灾不染。其甲子满，废而复兴”。

有经验的老人悄悄地说：“天气要变了哟!”

果然，这一年闰三三月份，淫雨夺命地下，天大变了。福建山区大雨，溪水暴涨，汇入闽江，顺流而下，使滨海城南三十六洲成为一片汪洋，房子都浸泡在溪水中。此地房子的建材，就是有名的福杉，离地三米盖房子，用石材垒基，每户人家，几乎都是楼下养猪、养鸡鸭、还预备有船只或竹筏，以备溪水来时，作为交通工具。

福杉盖的房子，也相当讲究，地板、圆柱、椽子檩子统统是

货真价实的原木。住在城南三十六洲的人，都爱洁净，把房子中的杉材板洗得洁白爽净，连木头的材纹都明显的凸现出来。因为那时油漆尚未普及，每逢过年前就要大洗一次，用丝瓜络蘸河中细沙来擦洗。

闲言少叙，这年春夏之交，雨一直下，溪水至六月才退，足足有三个月时间。大家以为可以缓过一口气了，互相庆幸道：

“溪水厝没蚊子了呀！哈哈！”

“‘土奶’沉积寸把厚，今年白菜吃了会甜了哟！下季收成肯定很好的。”

但是大话可不能说得太早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溪水乍退，六月七日晚上，瀛滨回春阁药店，一个伙计煎药时，不慎打翻蟠蜞土灶子，火烧上瓦。这火像金蛇吐信，狂戾浮嚣，三十六洲的联排木屋见了火像软软晕晕的羔羊一样，简直是窑烧九岭，火断八山。到处是乱嘈嘈的人，啼哭号叫奔窜像老鼠窜无孔。大火一直烧了七日七夜，把城南九百年繁华市廛，十几里联排木屋烧成焦垣灰烬。四十多条的古街古巷全部变成火厅中，连城内五坊八巷的厝瓦上都积了半寸的灰土。

大火肆虐之后，有人说：“这火是狐仙放的”，也有人说：“我从做伢儿开始从没遇过这样大的溪水和火。天降异兆，龙兴龟败是肯定的了。等着看吧！共产党北兵马上就要南下，又要来一次‘唐部伢’了，（闽地传说，唐兵入闽夺闽妇为妻）刮民党绝对败。这样大的水和火，竟然不管百姓死活，那些贪官们还不定发多大的财咧！”

面对哀鸿遍地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抢地盘，地方官克扣赈灾款，为自己谋划退身去路。灾民怨声载道。只有市商会会长鲍宝珊慷慨解囊赈济灾民。火尚未熄灭之时，他就率领随员巡视现场。并在各处临时搭起施粥棚和发放救灾物资。很快地鲍宝珊名声鹊

起，人称滨海城的“小孟尝”。

鲍宝珊的父亲鲍得旺原先也住在城南瀛滨，是一个拿“大笔”的人，是木行的管理木材的工人。成天价拿一根长木杆，长木杆的一端，就像一个鹰咀的铁钩，就利用这只铁钩来整理从上游余下的圆杉木。

也是鲍得旺该当发迹，鲍得旺在瀛滨茂源木行做事。一日，老板对他说：“你一个单身哥，派你去上游樟湖坂水坞看排如何？”鲍得旺挠了挠后脑勺，没回答。老板笑了。“一个月薪水五元，年终还有分红。”这一次轮到鲍得旺笑了，他点了点头。老板拍一下鲍得旺肩膀，又摸了下他的面颊，说道：“好了！就这么定了”！

鲍得旺于是濮被而行，到达樟湖坂。

那樟湖坂乃是闽江中游大镇，市廛繁华，豪门富室比肩斗富，是闽江中游货物积散地。鲍得旺在这里看木排，平素并没有一点事情，只是台风洪水季节要将木排拖入港渚缚好。一天，他闲着无聊，溜到市上买一壶酒吃。那阴晦的天光底下，酒旗店招，惨红翠绿。路边一个婆子，领着一个插草标的男孩，男孩前襟贴一张黄裱纸，上面用拙劣的书法写着何方人氏，如何穷困潦倒，情愿鬻子偿债。鲍得旺心肠善软，颇有些眼泪潸潸，待要买下，自己又是一个光棍汉，还未做亲。心里这么想着就把头月的薪水拿出四元来，自己只留着一元。那婆子泪如雨下，大惊失色，想不到世间竟会有这样好的人。拉着孩子跪下连磕了十几个响头，被鲍得旺拉扯着方起，嘴里还不断地念叨“依弟好人有好报哟……”

鲍得旺回到木坞的竹楼，当晚喝了酒睡着，梦见一个老姬站在竹楼门前向他哀告，其声悲凄“我明日就要被抓去杀了，请你救我一命吧！”鲍得旺问道：“我怎样才能救得你的性命呢？”老姬止泪道：“明日黄昏我必定经过你门前。”“可我不知道你的样子

呀！”老姬道：“我穿着粉红的鞋子。”说完梦中的人影飘然逝去了。鲍得旺醒来，竟是南柯一梦，但又一转念，这梦来得蹊跷呀！鲍得旺把腰刀在石板上磨得利了，他要预防万一。

晚风传送来山苍籽的浓郁的香气。

金乌西坠芦花飘飞，哪里还有老姬的影子。

一个农人暴戾地用竹蔑打着一头老母猪，远远地走来。老母猪和农人已经走过竹楼门前，突然间，鲍得旺一激棱福至心灵，他已经瞅见老母猪粉红色的足踝，看到了它那戚戚哀哀望着自己的神色。

“喂！这头猪还有肉么？”他站了起来。

农人回转身子，诧异竟有人对这样的母猪感兴趣。“有些肉吧！你愿意出多少价？”

鲍得旺一向慷慨豪爽，他说：“随便说个价吧！”滨海民谚有“猪杀白论价”，可鲍得旺从来鄙视这一套。

“三元钱，少了我不卖。”农人犹豫了会说。

鲍得旺已经看到老母猪欣欣的神色，他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拿了三元钱递给农人。

农人撂了甜竹蔑片，喜孜孜地走了。他生怕鲍得旺反悔。

鲍得旺在竹楼后园搭一间猪栏给老母猪住，又到处讨来淘米泔水，调上洗过粉的地瓜丝给老母猪吃，很快就上了膘。过了三个月，老母猪生下十三头猪娃，鲍得旺更是精心呵护。老母猪也很通人性，听得懂鲍得旺对它说的话。

有一天，鲍得旺去市上买酒回来迟了，到猪栏里一看，猪母猪仔全没了。鲍得旺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难道被山上的猛兽吃了？地上没有血迹和肉骨头，不可能。难道被山民偷走了？这里民风淳朴，更不可能。他揣度也许是上山偷吃竹笋了吧”这还得了，那是农人的财产，辛苦的血汗。他忙不迭地上了后山。山上竹木茂

盛，半山的一丛绿竹边、果然那领头的母猪带着一窝小猪正拱土吃笋咧！他走近前，正要骂时，却蓦地发现了一个青花宽肩的古瓷坛。他打开了盖口，不禁愣住了。“哇！”一绽绽白花花的银元宝跳入眼帘。“天予不取，反受其殃。”这是从前私塾里学过的呀！他小心翼翼地拾起几绽元宝放入拣猪粪的箕畚里，面上复上几片陈竹叶；又把瓷坛盖好，复上土，在竹子上刻好了记号，然后笑逐颜开地领着母猪、猪娃连蹦带跳地下了山……此后不久，鲍得旺向茂源老板辞了职，改弦更张开了家土货行，生意做得越大越红火。于是跨行业经营、直把那土产、锡箔（冥币）百货统统包揽，后来即连舶来的汽车、电灯、洋油也要问津，家财数百万上千万、银绽数库、跺一跺脚整座滨海城都要震动。遂大兴土木、发誓要盖过章台路五坊八巷所有官商人家。其后果然是说到做到，那些致仕的翰林，在朝的御史尚书，海军总长一个个睁着惊讶羡慕的眼睛参观了新落成的鲍宅后，惊叹道：“真是后生可畏呀！世道果然是要变了。”这真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守着这一泼天家私，鲍得旺颇有些胆战心惊。自己仅是一介白身，与官府向来疏于来往。为了以势护财；鲍得旺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捐了个馆选进士、候补道台花翎三品衔，又和文藻坊的豪门贵族、浙西巡按之女结亲。一时间做了个富贵齐全，功德圆满。鲍氏夫唱妇随相敬如宾，后来生育二子。长子取名宝珊，天资聪颖；次子宝璜、生性顽劣，麻将拳头吸鸦片烟泡女人样样在行。鲍得旺以此专意于长房，认为今后鲍氏的产业可以托付给他。

鲍宅在章台路，为五坊八巷的中轴线，左为五坊，右为八巷。那五坊依次为流水湾、金紫坊、官贤坊、文藻坊、西察院后；那八巷依次为登俊巷，桂枝巷、虎坊巷、司空巷、孝义巷、丰井营、都司巷，盐运司前。该地在晋朝就有居家，唐末筑城即将这片业已形成的居民区围入旧城内。原因地位适中，又接近衙署，地势

高下得当，既有用水方便，舟车之便利；又无洪涝灾害，所以逐渐演变为达官贵人的住宅区。民谚称：“五坊八巷出官绅”其实不假。

五坊八巷地区多为明清时建筑的三落透后式闽中典型民居。明初房子低矮是因为滨海台风频繁，明末清初房子盖得轩敞高大些了，建房技术也比先时进步许多。鲍氏巨宅是清末民初建筑。时当鸦片战争以后，欧风东渐，自然建筑上可以揉合东西方建筑的优点。建材的选用上，小品的构件上也灵活自由的多，所以建筑显得富丽典雅。

鲍宅在章台路大街上，侧对虎坊巷。在白粉墙上开设门洞，门上挑出雨披，上复灰青瓦顶。铁门用上等铁皮包裹，中杂以黄铜铆钉装饰，又用紫铜铸就饕餮门环，门口两旁边座立高大花岗石精雕石狮子一对。

入得门内有一个朱红漆楠木照壁嵌入墙内。照壁中间有一铁门，进入铁门就是第一落，纵向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，所有梁柱均是名贵楠木。每根柱子高八米、庭院稍小，厅堂高大轩敞，梁上悬御赐匾额；檐廊与厅堂相连接，贯穿全宅。与之相比，卧室狭窄晦暗，取“光厅暗房”民俗。前庭不置花木，恐怕“树花会遮住财源”。前后五落直透，最后一落有一青石高台，上面建有一个玻璃橱龕，龕边两立柱为镂空青石龙柱，翻腾欲飞。龕内是祖宗牌位，前悬长明灯，灯碗灯钩均用赤金铸就。两边厢用蓝色生漆漆在楠木墙板上，顶天立地颜体书法鲍氏家谱。中梁上也悬着一块匾：上书“仁孝家风”，是民初本省督军墨宝。

隔壁花厅分为前后四部分，所谓“中装其里西装其表。”

花厅迎面面也开诸一门，为哥特式门楼，两边围墙柱子之间树立铁栏栅，栅上爬满薛萝，柱砖苔痕斑驳历历在目。前庭主体建筑三层，按欧西风格建筑、砖石杂锦，交相辉映俯视着砖砌的

甬道。

第二部分水庭。主体建筑是一幢回形“小姐楼，楼梯用柚木，是螺旋形旋转式楼梯，独具一格；楼上阳台为敞开式阳台，用洋水泥钢筋筑成，栏杆为宝瓶式立柱，宝瓶绘有戏剧人物故事；扶栏俯视楼前水庭假山游廊、池岸曲折、池中几头肥鹅旋颈浴首，岸上山石杂陈，曲桥凌波，榕须戏花。

第三部分，后园。由水庭右侧穿过低矮的花墙进入“小姐楼”后院，迎面沿院墙叠有大片山石，陡峭险峻，山下石几石凳则应景而设。

第四部分是果木园。穿过右后角石洞，别有一番天地。这里花木葱笼，匝地浓荫，种有凤眼果、荔枝、龙眼、黄淡、番石榴、洋桃、猕猴桃等十几种果木。夏秋季节，果实累累挂满枝头，令人馋涎欲滴；又以凤尾蕉可避火灾，性癖宜钱，金盏菊博好彩头，故多在墙角小径边种植。

整座深宅大院，富丽堂皇。即马头墙上灰塑、砖墙墀头、梁架、斗拱、柱头，垂花隔扇门窗等细部处理均精雕细镂，一丝不苟。外观上看也是两个螭头直冲霄汉，四围庭园如入上林，鸳鸯瓦脊耀人眼花，马头砖墙纠纠如虎，简直是宫苑里御花园一般。

然而俗话说：“树大招风，水满则溢。”好端端的鲍宅却闹起鬼来。先是太太侍嫔房里的丫头小翠来报告说：“夜里听到假山后面，人的声音杂乱，紧接着一队人扛着箱笼家私往外搬。”

鲍宝珊问道：“你果真没有看错？是往外搬呢？还是往里搬？”

小翠红着脸，小心翼翼地回道：“是往外搬，我没有编排，影影幢幢的好些人咧！”

翌日，鲍家做普渡节，请来城隍坛，在花厅水庭到了游十殿纸割，正在机关开启，精致的人物跳动，大家也在喝彩之时，忽然间彩坪搭架塌陷。鲍宝珊事后请人用蓍草占了一卦，那卦爻却

是上上的吉兆。可是隔两日，平日里慈眉善目的黄市长来到鲍宅。

黄洋市长身穿长袍马褂，一副乡绅派头，“鲍会长，我今天来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滨海人说你是小孟尝仗义疏财……”

鲍宝珊接过小翠送上的碧螺春茶水杯，放在黄市长面前桌子上，然后以目示意小翠退下。“黄市长究竟谈什么事情，索性直说了吧！”

黄洋拈起茶杯，揭开盖子在水面轻掣了几下，又抖了抖袖子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想必鲍兄也有所闻吧！近来沪上蒋太子亲自坐镇……这剿共戡乱的大业总要众力扶持——嘛！也是勉为其难，准让你鲍家名声在外呢？鲍兄你可是李主任亲自点了名的呀！”

“你的意思，我不明白。”鲍宝珊暗中想，把钱给这些贪官污吏真不甘愿。

“说得还不明白吗！”黄洋提高些声调：“战事吃紧，共党已渡过长江，蒋总统不向你们要美元金条还能向谁要，美国佬从没把他当大房，早把他撂了。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要真让共产党来了，可是要共你的产的。”

鲍宝珊冷冷地道：“可共产党没来，我就先要让蒋总统‘共了产’了！”鲍宝珊多少对共产党有些了解，早年他就听鲍得旺常说，共产党平买平卖，保护民族工商业。他经营土产行，常用药品日用品和闽西苏区市易，从来没有欺诈行为，倒是国民党贪官污吏乘机发国难财。

鲍宝珊遭此浩劫，叹惜两代人的心血化作了向东流的江水。更深夜静之时，他站在鲍氏宗祖灵前，叩问列祖列宗，难道真如民谚说得富不过三代么？他燃着线香发誓有朝一日，他一定重振鲍氏产业，并且绝不作逃台的打算。

民心向背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故古人云：“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”是珠玑之言也！

市花纱布公司经理章延泰的妻子王淑芬，是家乡山东潍坊林家村远近闻名的美女，长着一个鹅蛋脸，水葱般的身段。林家村是地主村，大地主“乐善堂”家的十三少托了媒人来说亲，淑芬她爸没应承，因为十三少五毒俱全，名声太坏。

潍坊解放后，章延泰当时是张应商店的经理，他来林家村组织妇女识字班，辅导妇女识字。那些妇女对章延泰这样的“地拱子”十分的敬畏。淑芬也常常颠着小脚来找章延泰问字，有一回还问章延泰取了媳妇没有。章延泰一次酒后和同事说了，那同事却是热心肠人，就私下里去和淑芬她爸说了。淑芬她爸听过章延泰的土改动员报告，挺满意这门亲事，就忐忑不安地问道：“我这富裕中农的成份能高攀上他么？”那同事说道：“这事成了！老章也是实心肠人，换着从前，他连置办彩礼都没办法”。淑芬她爸高兴地道：“快别说彩礼了！听了殄人。老章是共产党看中的人，我闺女嫁了他就是有福的人。”

淑芬嫁过来时，带了四十八块银元和五百块“北海票”。那时章延泰一个月才挣二角八分钱，章延泰就对淑芬说道：“把钱给我一些吧！”他把钱给了管伙食的，操办了二桌酒菜，请大家伙吃了一顿好酒菜。

四九年大进军，章延泰随部队进青岛，当了糖果厂的军代表。章延泰有文化、人也聪明。青岛遗落许多美械装备，章延泰得到

一辆美军吉普车，他一天就学会了开车。

第二年，中央决定要解放台湾了，从山东调集一大批区县级干部南下滨海，准备一旦武力解放台湾，这批干部就进岛接管各方面工作。许多人到了上海踟蹰不行。章延泰是干部队的队长，他做这些人的工作：“谁说滨海是南蛮，蚊子比苍蝇大？人家是文献名邦！去吧！在哪里不是革命？”章延泰能力强，威信高，大家听了他的话，马上坐火车经浙赣线到了鹰潭，然后改乘汽车，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。

章延泰很快就任了滨海市花纱布公司的经理。

花纱布公司的地址在鲍宅，那是鲍宝珊主动献给政府的。鲍宝珊弯子转得快，他说：“房子是身外之物，也是从前剥削所得。”因这，他在滨海市带了好头，获得了“红色资本家”的赞誉。抗美援朝时，鲍宝珊又捐赠了二架飞机。市里组织入朝慰问团，市长特别点名让鲍宝珊去。

因着工作上的关系，花纱布公司时常要和私营企业打交道。章延泰认识了鲍宝珊，鲍家偶有请章延泰的客，章延泰也没拂他的面子，何况章延泰和时下鲍宝珊的住处仅在一墙之隔。

鲍宝珊将鲍宅献出以后就搬到隔壁的亦乐居。

亦乐居的雅号并非哪位好事之人所取。它是明朝嘉靖年间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尤绍箕年老致仕、潜沉自敛时建筑的一座蜗庐。五十年代正堂梁枋上还悬挂一块磨漆金匾，是尤御史自书的墨宝“亦乐”二字。尤御史颇有文名，他的书法绘画作品堪称闽派书法绘画的宗匠，边款署的就是“亦乐居闲翁”。当初鲍宝珊买下亦乐居，原是想拆了并入隔壁的花厅，使园囿更广大些，而只保留其中的戏台。虽说亦乐居不是什么凶宅，但年岁久长从未落架大修过，住着人也是慌兮兮的。可是当鲍宝珊正要鸠工拆建时，滨海沦陷，日寇的铁蹄踏入，鲍宝珊举家逃难，这事也就拖下来了。

淑芬是天然的交际家，很快和鲍太太侍嫔相熟了。那时淑芬住在鲍宅花厅的后园一座小洋楼里，后园有一个角门通着隔壁的元帅弄，元帅弄被鲍宅和亦乐居夹着、巷深墙高。淑芬去买菜办事常常走得是角门，久而久之就和侍嫔认识了。

侍嫔那时还是少妇，久在深闺之中，美而温娴，识文断字，又是大脚。身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男孩长得很俊，只是少言寡语，淑芬时常把一些北方带来的米糕给他吃。每当这时，侍嫔总会说：“知道你这样爱孩子，真想把晓籁送给你呢？”淑芬爽朗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好呀！你可舍得？”侍嫔说：“怎么舍不得呢？孩子入了你们这红色的染缸，是他的福份造化咧！”

滨海人中相当多的人害怕北方人，他们把北方人叫着“两个声”。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即滨海话的发声与北方的官话相距十万八千里，即孟夫子当年说得趑舌南蛮。因为怕官，也就怕所有讲官话的人，在这个山旮旯鸡公缝历来被认为传檄而定的地方的人，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。地方的意识偶有抬头，即被强悍尚武的北方人征服后挫磨殆尽，所以地方的民谚里有一种说法：“到来福地非为福，出得仙霞始是仙”。不单是指经济发展的落后造成人才的外流，而是有深层的含义的。

滨海人又喜欢北方人，喜欢他们的任侠仗义和直爽。他们贵远贱近，厌恶鄙吝世居的滨海人那种小家子气，那种拐弯抹角，自私自利和勾心斗角。这就说明了滨海人有很强的判别力，他们善于追求真理，善于学习，这又是滨海人的独特之处。

淑芬在对私营企业改造完成的那一年春天，生了章建华。第二天，她就听说鲍宝珊在庆祝会开完游行的时候，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去了。

淑芬来到亦乐居戏台前的时候，见到鲍宝珊的一幅炭精画遗

容，他的两眼正炯炯地注视着自己。淑芬仿佛得了疟疾，浑身战栗。到处都是人，花圈如海从一落一直铺陈到花厅里的戏台。女眷们号哭连天，身穿重孝的侍嫔两眼红肿、面容憔悴，正在和市里分管统战工作的副市长李守信说话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正抱着他父亲的遗体号啕大哭。

因为鲍宝珊生前刚刚被任命为工商联的副主委兼秘书长，死的时候又恰恰是国家完成对私改造的关键时刻，加上鲍宝珊一向急公好义人缘极好，所以丧事办得十分隆重。

淑芬已经和侍嫔是好朋友了，她认为安慰她责无旁贷。她认识李守信，朝他点点头，然后拉了侍嫔到一边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宝珊他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，活着的人还要好好地活下去的。”她用手绢帮侍嫔擦擦眼泪，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。“今后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心事来找我好了！”

侍嫔止了泪水，用手轻按着鬓角戴着的小白花，感激地点点头。

淑芬接着说道：“我本来想满了月之后，带儿子回山东住一些日子，现在我也不去了。你办完了丧事，过来坐吧！”

过了一个月，侍嫔果然带了晓籁来致谢。她说：“没做完七，照理我是不该来的。”

淑芬笑了，她躺在床上指了指椅子让侍嫔坐下。说道：“我们共产党，不大讲究这些。”又从床上爬起来，去橱子里拿了二块自制的玉米粉糕给鲍晓籁。她知道鲍晓籁喜欢吃。

鲍晓籁轻脆地说了声“谢谢阿姨！”

淑芬看见侍嫔情绪尚好，就问道：“你那细叔妯娌没有闹吧！”

“怎么没有?!”侍嫔愤愤地说：“他见宝珊又是赈灾，又是捐赠，连建工商联礼堂都有意见咧！说现在剩下的财产应当全部归属他！”